

二、調查研究報告之前言

本計畫為「《李喬評傳》田野調查及撰寫計畫」，以作家李喬（1934-）為田野訪查對象，進行多次田野訪談、史料蒐集與建構，同時鎖定李喬所有作品，並扣合其生命史與創作歷程，進行《李喬評傳》初稿的撰寫工程。

李喬一生具有多重實踐身分，包括教師、作家、社會運動參與者，以及政治運動的關懷者與幕後參與者。李喬的創作量之豐盛、運動力之旺盛，在台灣當代作家之中，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；創作方面，李喬自 1959 年發表首部短篇小說〈酒徒的自述〉以來，超過五十年的寫作生涯，全力投身文學創作，寫作文類遍及短篇小說、長篇小說、文化評論、文學評論、敘本與雜文，是台灣戰後的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；運動力方面，李喬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，投身生態、文化、政治運動，不曾缺席。李喬這些實踐的驅動力與不竭的能量，都源自於他自身的中心思想與核心理念。

李喬的文學，以長篇小說最為人知悉、評價最高，自 1977 以日治時期的抗日事件「余清芳事件」為主題的《結義西來庵》出版之後，1978 年投入大河小說《寒夜三部曲》的寫作，直到 2013 年的《散靈堂傳奇》，李喬已超過三十年的時間，致力於長篇小說的寫作，總計出版了十餘部長篇小說，舉其要者，如改寫白蛇與許仙故事的《情天無恨》（1983），以娼妓的故事演義「反抗哲學」的《藍彩霞的春天》（1985），窮十年時間、歷經周密的田野訪查所寫成的二二八歷史小說《埋冤·一九四七·埋冤》（1995），以及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「三部曲」，《寒夜三部曲》（《孤燈》〔1980〕、《寒夜》〔1980〕、《荒村》〔1981〕），《幽情三部曲》（《咒之環》〔2010〕、《V 與身體》〔2013〕、《散靈堂傳奇》〔2013〕）、《情世界：回到未來》（2015）、《格里佛 Long Stay 台灣》（2015）、《亞洲物語》（2017）等。

李喬的文學成就，極受文壇肯定，尤其是大河小說《寒夜三部曲》，更是受到眾多研究者與文學史家的重視，研究者大都針對文本中的歷史記憶與土地意識進行闡發，指出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；如陳芳明即將《寒夜三部曲》定位為「歷史小說」，高度肯定其成就：

《寒夜三部曲》是橫跨晚清到戰爭末期的一部歷史小說。客家人如何在貧瘠的土地上開闢富饒的田園？一個移民家族如何在歷史長流中繁衍子孫？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命運如何在困難的歷史環境建立主體價值？台灣人的命運如何與海上孤島緊密結合在一起？這些正是這部小說嘗試將複

雜的故事全部串起來；在一定意義上，他建立了一個相當雄偉的史詩。¹

而他年過七十五才開始創作的《幽情三部曲》，則是風格迥異於《寒夜三部曲》的長篇，可以視之為變化的晚期風格，亦可視之為李喬文學的總合與精粹。然而，事實上，李喬創作量最多、文學主題最豐富、文學技巧最多元者，應屬短篇小說。自 1959 年的〈酒徒的自述〉以來，李喬前後寫過兩百多篇小說，出版過十四本短篇小說集，即使一九八〇年代致力於長篇大河小說的寫作，優異的短篇小說仍然不斷產出。然而，由於數量過於龐大，且大多是寫在《寒夜三部曲》之前，因此未受相應的關照，逐漸被遺忘。李喬短篇小說的文學成就，被其長篇小說的光芒所掩蓋，甚為可惜。關於此點，李喬自身也曾以自嘲的方式，指出自己的短篇小說為世人遺忘的情況：

四、五年前，在一場文學會議上，一位名記者謙虛而有些靦腆地問我：我知道您的長篇小說很出名。抱歉，請問：您會寫短篇小說嗎？我啞然。真的很抱歉。

另一個奇妙的「遭遇」是，在研究所教書的朋友說：每年新的研究生入學時，會推薦幾位作家與作品供其作研究對象的參考。李喬你總是在二、三週後被「退件」。理由是李喬的短篇小說太多了，長篇又太長。我苦笑。²

此外，李喬的文化評論，更是李喬思想的真誠展演，他深入探析台灣的歷史經驗、現實處境，他不厭其煩地一再論述「台灣文化主體性」，為此，他不間斷閱讀、吸收世界各種思潮、運用各種理論，包含文學、哲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、語言學、生物學、生態學，甚至還有各種宗教思想，以建構他的「台灣文化主體觀」。同時，他更以刻劃「台灣人精神史」為職志。他的書寫，無法停止，因為只要怪獸還在，反抗就不能停。

李喬的文學實踐與他的社會實踐和政治參與，在思想理念方面，基本上是一致的，李喬長期投身反核行動，年近八十之際，還積極參與反核苦行，而他對於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投入，不僅在幕後發揮了極大的出謀劃策力量，甚至挺身而出，為參選人站台演說。李喬正是以他的肉身、他的文學、他的全部人生，演出一場反抗哲學的行動劇。

面對如此全方位進行實踐的李喬，目前，學術界關於李喬的研究，以長篇小說最多，短篇小說與文化評論的研究相對極少量，而對於他的政治、社會、文化參與，則大多數未被討論。傳記方面，除了單篇的訪談與作家身影浮刻之外，2008

¹陳芳明，《台灣新文學史（下）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年10月，頁552。

²李喬，〈序章〉，收於氏著《重逢——夢裡的人：李喬短篇小說後傳》，台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5年4月，頁6-7。

年李喬獲得「國家文藝獎」時，許素蘭曾撰寫傳記《給大地寫家書：李喬》³，刻劃了李喬的生命歷程與文學精神，但本書的定位，是提供給一般讀者的相對通俗讀物，同時，亦未包含到李喬 2010 年之後的重要作品《幽情三部曲》，因此，筆者認為，在李喬已跨入八十四歲的 2017 年，一部《李喬評傳》是必要的。

確然，一部《李喬評傳》是必要的，但是，一部《李喬評傳》是艱難的。李喬的所有作品，都與台灣史密切相關，在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民間與學界的「敘史」風潮中，李喬正是最重要的「以文敘史」者之一。因此，《李喬評傳》必須關注台灣各階段的歷史發展，關注台灣人在歷史變局中的精神圖像，更必須關注作家如何以紙筆與身體，通過「介入式文學」，與時代對話。若無法掌握台灣的歷史脈絡與文化情境，就難以準確掌握李喬作品中的歷史意識與現實關照。

因此，本計畫預期從全面性視角，將李喬的生命史與各種實踐，置於台灣史的特定時空脈絡，對李喬的家族史、生命史、創作史、實踐面向、文學成就、文學風格、文化實踐，進行全面的掌握。《李喬評傳》的撰寫，預計採取「半學術性」（保留註解，文字較軟性）的書寫策略，結合「傳記體」與「報導文學」的筆法，期能彰顯李喬的家族史、生命史、創作史、文學理念與風格，並彰顯作家李喬、文化論述者李喬、社會運動者李喬、政治參與者李喬的多重實踐身分，以及他的自我對話與自我辯證圖景。

³許素蘭，《給大地寫家書：李喬》，臺北：典藏藝術家庭，2008 年 12 月。

三、具體調查研究報告（口訪紀錄）

■ 第一次訪談

時 間：2015.06.25

地 點：苗栗，公館，李喬自宅

訪問者：楊翠、黃惠禎、楊菁、官亦書

記錄者：官亦書

李 喬：我一開始碰兩性和女孩子的事情，這個是一個事，所以我不相信命運，我講第一次和女孩子接觸，兩個人就接觸了。還沒畢業的時候，我同學介紹他的妹妹，同學妹妹，我同學的第二個妹妹，才十八歲，初中，我現在想還很奇怪，我十八歲我長得這麼成熟，這麼豐滿，那我們交往一段時間，那過程很好笑啦我不講，最後我的老婆，我的老婆她在泰安鄉有工作，我老婆在那裡當一個什麼長嘛，一聽到啦，咦！這個女的不能碰，幹什麼，她是同時很多人來往，同時和很多人來往，不是說同時和幾個男孩子談戀愛喔，說來往就是上啦！是這樣子，我碰到這樣的一個，鄉下人。第一個，第二個，我畢業以後因為不用當兵，我帶了一批人去演，我在學校演歌，所以我一生和戲曲又有淵源，我在學校演歌，同學的話劇，現在叫舞台劇，所以我帶一批學生在大湖鄉的幾個地方演出，有一個女孩子，還不錯，我看她也喜歡我，我也喜歡，那個年代裡面，所謂要追女孩子，寫信，寫信跟什麼看電影嘛，一定的模式，苗栗有一個什麼電影我們去看，哪一天約好，到時間沒有來，咦？奇怪沒有來，理論上她不會拒絕啊！禮拜六她沒有來，那天早上很早我就跑到她家去，她家裡開店，我不敢正面去，我從後面去。

楊 翠：呵！呵！呵！

李 喬：一從後面去，一出現，一個白頭髮的歐巴桑跑來，河洛人也是一樣喔（臺語），看到一個陌生人來喔，她不問你是誰，一定問說：「你是誰的兒子？」對不對，河洛人也一樣。「我爸爸就李木芳。」你知道，結果她一聽，「出去！你給我出去，我們家裡不向你們這種李家的人交往。」結果你就知道了，一個被殖民到很成熟的地方，那種處境，不是殖民者直接給你的，是他的跑腿的或是鄰居。我從小是街上給人看到李某

某的兒子，就這樣打，我在路上，就隨便碰到就拿那個竹子啊，隨便打。我心裡衝著她這樣講，「嘖！什麼玩意兒啊！」我沒有感覺，後來我才發現，這個女生，我多年前就讀了很熟的佛洛伊德潛意識，真正的潛意識，我到四十歲才發現，原來那天給我的傷，傷到我不知道傷，真正的潛意識自己不知道，如果知道就不叫潛意識了。所以我後來男女來往，我一生的生活從此穩定下來，是我有一個，也是好在堅強的生命。我到四十歲才發現，對啊！當時我們家是說，明明就有個女孩子很喜歡我，那表現，現在想起來應該就是一個表現啊，然後回來大湖，坐巴士要二十分鐘，我是沒有到學校，一個女老師，買個禮物早上還沒上學以前坐第一班的巴士來家裡看我，我沒感動，我不覺得怎麼樣，我不覺得，反正就回家了。還有一個，那時候我很迷戀小提琴，我會一點小提琴，我們有一個同學，一個同事，「我有一個小東西放在我的房間裡面，今天下班我們一起回去。」她把我一個人帶到她三樓的個人閨房裡面跟她拿東西，這個好敢啊，我完全沒感覺她對我……

楊 翠：就是說從那個事件之後，你覺得你對於別人對你表示親近的感情你沒有……

李 喬：沒有沒有，完全沒有什麼奇怪。

楊 翠：沒有辦法有感覺？

李 喬：這個應該是……

楊 翠：或者是說壓抑不確定？

李 喬：對，尤其是其中有一個，因為她也是性格比較激進啦，前兩年過世了，呵！呵！呵！就是說很明確，現在想起來都是明確的。我們只是同事，七點鐘要看早自修，她竟然買個禮物跑到、拿到我那個苗栗來看我，我也沒覺得很奇怪，也沒有覺得說感謝她。或者因為多講話，在學校很多人講，他們是一對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。潛意識真可怕，那是內心深處的傷，以這個出發，我一輩子的感情都不是很順暢，每一部分都很不正常。

楊 翠：怎麼說？

李 喬：我這個老婆人很好，但是她明白告訴我，「我原本是為了逃家而嫁給你的。」她的家人很奇怪，我媽媽和她媽媽完全同樣的身分，養女被賣

來賣去，就很奇怪，我媽媽一樣一個字不認識，她為什麼充滿了愛？沒有人，沒有人自己這樣，她媽媽到底……再講一件事情我也知道，她讀初中的時候，她媽媽不高興，她洗澡的時候衣服脫光，媽媽去打，你想這樣你知道嗎？她是這樣長大的，她是好人，可是她心裡面扭曲得很。我們的婚姻一直五十年了喔，不錯喔，那是，我是一個丈夫，那慢慢老了以後再找到一個宗教喔，比較穩定。

楊 翠：你是一個丈夫也是一個諮商師？還是也是一個引導師？

李 喬：什麼？

楊 翠：老師你說，你是一個丈夫也是一個？

李 喬：也是一個老師輔導者，輔導者。他不是壞，他絕對是好人，但他有傷。譬如說事實是這樣，他這幾年做了很多好事耶，他膽小如鼠，他輔導那個教會裡面就是那個家裡面不管的，還有被丈夫欺負的。客家的男人……，河洛人不嫁客家男人，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。還有一部分是大陸來的女子，他去服務老人，他帶他們上醫院，帶著他去警察局。平常他膽小如鼠，其中有一個非常優秀，我聽了那個女的非常優秀，怎麼樣被欺負。後來他離了婚，他說我的孩子一定要自己把他養大，然後到臺北去當掃地員，她一直把我內人當媽媽這樣，所以我自認我們是好人，可是整個人性，我一生就碰到這個女孩子，以這為基礎，這是我的整個……然後我所有的好一點是說，我沒有欺負，我離開他。而且那時候有一說，如果想學小偷，絕對沒有人像我妻子一樣真的也不相信妻子了，而且妻子現在回首一望，我現在年齡是隨時都可以走啊，不管這個是對的或是不好的，轉彎就是今天的我，很有趣喔。我三次溺到水，有一次是海水，我妹妹溺死，我不會游泳。我三次碰到瘋狗，這三次有一次，第一次勒，有一次在苗栗高農讀了一年，我挑著那個豬菜，就是地瓜葉，太重了，瘋狗啊瘋狗，牠走過來我實在沒有力氣躲，我就腳一打開來讓牠衝過去了，哈哈。一次就是說提著飯包給我老爸吃，他就瘋狗來喊啊，我一看到，有一次我跳上去吊在那邊，後來再跳也跳不上去了，哈哈。第三次喔，那真是神啊，我住在苗農第一年，就是在後街路，馬路，然後轉彎過來，我這個住人家裡他又不肯拿錢，就是說我爸很好，我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替他們掃地，掃去倒垃圾，正在倒垃圾的時候他們說，「欸，瘋狗來了！」因為這邊是籬笆嘛，我抬頭一看，什麼有瘋狗我沒有看到，我突然聽到汪汪汪，欸！跑到我前面來了，我拿個鐵做的那個畚斗，我穿著河洛人從前穿的一條帶子，我們穿的鞋子……

楊 翠：木屐。

李 喬：河洛人說的，牠一出口套到我那個鐵，我衝過去，大概驚魂已定，我發覺一個鞋子掛在上面，還有個鞋子再也找不到了，哈哈。他用那個，那條狗，咬到人，人瘋了；咬到雞，雞也瘋了。

楊 翠：就是有瘋狗病的狗。

李 喬：對！對！對！

楊 翠：狂犬病。

李 喬：狂犬病，就是說已經很嚴重，如果不嚴重，如果牠已經不會這樣看人了，牠就這樣直直的了，如果牠稍微沒有這麼嚴重，牠要轉治療，我一回頭牠轉過去了，也不會反應。

楊 翠：所以老師有三次跟狂犬錯開？

李 喬：我就是三次，我就像猴子嘛，那個山跳來跳去。我有好多次驚險的鏡頭，就自然反應，像前天跌倒了。這裡有寫，我這一生……小孩子不了解，人的中央神經系統對身體的指揮，我說只有 20 大人沒錯，我書裡面寫 20，我說走快一點，越走越快，越用越大，走到太快了，我一直走，腳停下來，不要這麼快，那腳還叫不聽耶！

楊 翠：變成自主？

李 喬：不對啊，我叫他停不下來，我叫他叫啊，好像有注意耶，你停下來，他不聽我的，然後倒下去。好在我是像猴子一樣，所以很自然的上身沒用到，腳就著一下，還好，沒有用。呵！呵！講我像猴子一樣，我那朋友猴子比較多，我那回家的路上，那叫麻竹，最大的竹，麻竹的竹，我們那個路這邊的麻竹，就是變一個隧道一樣，經常那邊一群的猴子啊，看到我們小孩子就石頭丟牠啊，趕牠就吱吱吱的叫，看牠也好像有點煩，有一天我走過去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欸不對啊！後來啊在那個竹林，竹竿的尾巴的那裡有一群猴子，站在那邊，當我發覺已經在牠們底下了，牠們突然間，哈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小朋友。

楊 翠：捉弄你，哈！哈！哈！

李 喬：捉弄你，那我們回頭一找，全都跑了。牠算準了你，你看，牠猴子吱吱叫，排隊蹲在那邊，我一發現的時候牠就下來，然後一下來那個吱吱吱吱就叫了，哈！哈！哈！哈！

楊 翠：老師你剛剛說你那個情感上的那個，可以說是一種創傷，也可以說是一種因為創傷而來的一個……

李 喬：其實也不傷。

楊 翠：那個跟你的創作理念？

李 喬：是一個創傷，但是很快就埋著埋著。

楊 翠：深埋起來。

李 喬：還有一件事，一個人被人家控制，或一個人間的不平，久了以後也不會覺得奇怪。再講一個很奇怪，本人是不用當兵的，我近視以後，我近視以後他不要我去受訓，就變在鄉軍人，在鄉軍人要有十五天的進修，他說我在學校已經抵四個月多，所以不用去，什麼都不用去。後來國家標準升高，我丙種的身分就變乙種，我要當兵啦，來當陸軍，在我們鄉下那一年空軍要調兵的時候，突然間有一個人是急性盲腸炎不能去，少一個人喔，看名單我最老，我最老就調下去，所以我不用當兵變一個半月，十五天變成兩年。喔！不，要三年，那個調的是三年，啊我最老啊，所以我不用當兵變成當三年。後來想，當三年兵，那個空軍穿的衣服，也好啦，空軍帥一點。一報到的時候出了問題，我們這連希望我們去當背負兵，我太高了，不行，我就變成什麼，就變成地下爬的空軍。什麼叫地下爬的空軍你知道嗎？就是軍中用語，「高砲」，所以我當了高砲三年兵，我去金門的時候我是二十三歲前，二十四歲回來，我是二十四歲的生日要晚過，我一上岸的時候，單日打，雙日不打，我們雙日看到人登陸，砲就打回來，我這樣子講，是八二三砲戰後兩個月，那數目很多，那件事就變這樣，我也要十幾二十年才知道，我去的前一個禮拜，空軍那邊有十個連，有一次一班的人，班長副班長以外，八個人被水鬼腦袋砍掉了，所以我們風聲鶴唳啊，晚上站衛兵，規定我們子彈不能上膛，開什麼玩笑，我們不但上膛而且把它卡進去，手拿著……

楊 翠：隨時……

李 喬：聽到聲音就打，為什麼，如果你來查哨，查哨兵打死的話，誤傷判刑兩年，那腦袋被砍掉就沒有啦！所以後來就規定說不用查哨，因為不能查哨。哈哈！問題是因為我去的時候是十月嘛，臺灣的文土經緯已經差了有四度了，我那一天晚上兩點到四點的衛兵，我們怕這個水鬼，我們找一個高的牆後面，抵著牆這邊就不能動，兩個鐘頭下來，第二次吃飯，那吃飯的時候嘴就有點怪怪的，連著幾天，我喝奶，那豆奶你知道嗎就流出來，吃飯的時候有一堆在這邊，用筷子巴過去，就是我這一半的……

楊 翠：神經麻痺。

李 喬：神經完全麻痺，看醫生啊，很妙，嗨！貴人來了。那個時候醫官不夠，開業的年輕的時候，會調隨便他調，三個月，調一個瑞穗姓胡的醫師，我的恩人，他一看到就說，喔！我在瑞穗海邊開業，我知道，你這個叫半面運動神經麻痺，我給你想辦法。他怎麼想辦法，唉，我也沒有感謝他，後來治好了我也沒有感謝他。他限時信，叫他老婆寄了一包藥，寄了一包藥給你吃。問題來了，那一個月以後，有六個人弄到，五個人常備兵，你說怎麼樣知道嗎？那五個人送回台灣治療，我留下來戰備治療，我說欸怎麼可以這樣？就想我沒有進一步說憤怒、惱怒、豈有此理，沒有，這個也是十年以後越想越覺得豈有此理，一想也是十年，為什麼會這樣？那精彩這樣寫，小時候這樣也不夠了你知道嗎，我兩個多月以後我好了，運動神經麻痺，我還記得他主要的藥叫做，轟奧鎘的，nu skume，是一個含砷治劑。

楊 翠：有毒的那個砷，砷中毒的那個砷？

李 喬：對，含砷，那個時候女孩子到了她的那個期，月期喔，不能打，不能做，因為那個微血管的血會破，是有毒的藥。他給我打了一整個月，我就完全好了，三個月以後那五個人回來了，我們跑出去接，怎麼樣？奇蹟出現，那五個人每一個人眼睛歪歪、嘴巴歪歪，沒有一個治好，為什麼？

楊 翠：只有你治好了，那你為什麼不會感謝他？

李 喬：後來現在想就特別感謝他，那從前覺得……

楊 翠：覺得他們可以調回去，我還要留著。

李 喬：對，我就豈有此理啊！我會覺得憤怒，你知道嗎？我到那個三、四十歲

以後，自己思考多一點，怎麼可以這樣做？六個人，五個人送回去，我就要留下來？啊，精采是說我留下來的好了，那五個人為什麼？漢醫當作中風治療，所以沒有一個人治好。

楊 翠：所以老師，你那個顏面神經是因為你們靠著這樣子站衛兵嗎？

李 喬：就說那個超冷的風不動啊！

楊 翠：一直不動？

李 喬：你如果有一動你就，就超冷風這樣子不動啊。這個還有後續，我這個幾十年都是，到了前年我稍微抽動一下，啊！我就注意一下。

楊 翠：你要多運動一下。

李 喬：前年出現一個奇怪，我到醫院去看，他說我，我們的醫療史沒有遇到過這樣，我這個這邊麻痺了，這邊沒有，他說我們治療史上沒有人說右邊麻痺的人再麻痺的很多，可是相反的地方又麻痺的沒有人。當然我不知道專家來怎麼治療，我怎麼要把握這個。你看我講之前多久，都好神奇，最危險的時候。

楊 翠：所以老師跟你自己的身體有很多故事，所以會有身體是累積的？

李 喬：所以我非常不相信漢藥，但是我重要病就是漢藥治好的，所以你還有一件事，我當時三十多歲，結婚五年以後，去查我的 GOT、GPT，肝指數高很多，那個肝炎，一直治不好。欸，奇怪，你那 GOT、GPT 怎麼不好，那個時候剛剛發福，那個妥瑞士打進去二十分鐘以後，去照 X 光，那個年輕人的小鬼喔，不知道生死的可怕啊！他還嘻嘻哈哈的給我講，欸你看看等一下看喔，你的肝臟如果亮亮的就沒有事，如果有黑點就是 Cancer 喔！你知道嗎？剛才有一個老先生一發現就躺在那邊起不來勒。哈哈的在笑，因為他不了解生死。

楊 翠：他年輕啊！

李 喬：你自己看啊，那人一看我全部是亮的，OK，不是 Cancer，很有救了，但是我住院一百天就是不會好，我是一個世界上少有的，我住了三個月一百天喔，那個醫院我除了經驗過很多好笑的事情，好笑得很啊，講一個好笑的給你聽。有一個傢伙腎臟開刀，開刀六個小時，起來第

二天，早上起來喔，還掛著那個血在滴啊，他就在下圍棋啊，他老婆來嘮嘮叨叨發火就罵一下，把他罵的。她越罵越兇，她已經坐下來了，她坐在他丈夫那個枕頭上大聲的又吼又叫，我說你這樣是什麼啊，我不管咱的打了一個耳光過去，我一打以後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，我也不知道，「欸？我為什麼打他？」

楊 翠：哈！哈！哈！

李 喬：但是當下很痛快啊，她給我打完了以後，後來就回去了，後來我變成英雄，全校醫院長以下都知道這個李先生是英雄，哈！哈！哈！

楊 翠：可見那個女生可能常常來鬧，常常講話罵人很大聲。

李 喬：妳老公剛剛開刀，但這個老公也混蛋啊，你不休息在下圍棋，你罵他，可是你大聲的吼啊，我就怕打過去，教育心理學有這一道，呵呵呵！

楊 翠：醫院老大。

李 喬：後來是趙天儀，這也是怪事。師大的一個生物學教授，他是東京大學醫學院的學生，讀到四年級的時候腦膜炎休學，休學以後就看中國的醫書，就不去復學了，後來他自修拿到了醫生的執照。他已經在學校教書沒有當醫生，所以他有醫生的執照，那他幹了什麼東西勒，賣草藥，他賣草藥，他每一包藥這麼大包，一大包一下子要我吃兩個月……兩個禮拜。兩個大箱子我就在想，這要另外算錢，你想有多大包啊！那這個人耶，他看了以後，我拿了一個東西他嚇到，我住院一百天的那個看診內容全部抄來一份給他看，他說，哇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病人，我的所有病歷都給他看，然後他看一看我的病歷，奇怪，你不是醫生嘛教授，門關起來，門關了以後，你面向前面，你背向我，我要給你身體檢查。哈！哈！哈！那時候剛剛好，政大的外交系那個時候主任姓林，把十幾歲的女兒送來，後來醫院判了一個精神消耗的精神官能症，他說你的病不在肝，你的肝發生病象是結果，而你的病因不在肝，是你的精神消耗，我給你開藥，反正我吃了他三個月的藥就好了，然後他講你沒有病，你病象第一件事你睡不著，一吃那個藥三天我就好睡了，他說你病象是比較好喔！你要去西醫檢查，看你的 GOT、GPT，檢查以後完全 OK，很神啊！你看我對你講很好笑喔，呵！呵！

楊 翠：所以在他的解釋中，是你精神耗弱造成肝的指數。

李 喬：我後來去初中教，我那時候去初中教我也不是真的想要去啊，欸，講這個又有一個奇怪了，我那年二十三歲考上普考，二十四歲考上高考，這裡面有意思。那年 330 個人去考教育行政，錄取十二名，本人第四名，那我後面算來第二名那個姓朱的，是後來臺灣很早以前的教育部長。他看著我說，欸，我們同年，但是我這個身分完全沒有用，有兩次做官我不去。

楊 翠：是啊，老師怎麼沒有用這個高普考，那你沒有拿來用？

李 喬：教育部一次，那年在我們苗栗縣市，第二個，他好像第一個考上高考，二十四歲。開玩笑，為什麼考上，我當兵那時候在南寮，不能離開營隊一百公尺，禮拜六、禮拜天以外，我天天又沒什麼工作就天天讀書，所以你要怎麼講。後來在金門沒有什麼好讀啊，相命算命我那一套全會了。

楊 翠：咦？呵！呵！呵！難怪。

李 喬：哈！哈！哈！所以我亂七八糟的知識。

楊 翠：雜學喔！是非常雜學、博學。

李 喬：我這裡還有一本書喔，大概再一、兩個月就出了，這個書也很好笑，我後來文學設計上，沒有這麼嚴肅的，我那個寫色情小說。為什麼，客家話叫好死不死老年以後，構寫一本情色小說，我一看喔，太爛。

楊 翠：哈！哈！哈！哈！

李 喬：而且我跟他講太爛，人家給他講，他兩個真的生氣。

楊 翠：真的生氣？

李 喬：我去道歉說，對不起我這樣講，我不道歉又不好，後來我想善人者人恆善之，對不對，我笑他我也造成一個情境我也被人笑，我也寫一篇嘛，我最後一篇也是「情世界回到未來」，因為那用了很多很黃的名詞喔，我不會英文，我不得不用英文的單字，為什麼，我用漢字寫不下去，我這個……

楊 翠：寫不下去？

李 喬：我這個教國文的人，對文字的反應很強很強，但我還是寫出來，可是我跟你講，那本書寫的是一個的 sex，我第一個質疑人性目前的 evolution，演化不是這個不能改變，不是最好的，我這個理論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兒子還在美國讀書的時候，他傳給我的一個訊息，說哈佛大學的一個生理研究……

楊 翠：生理研究？

(30:25-31:15 休息時間)

李 喬：我經常給那個年輕的、現在的碩士博士學生，我們現在我演講，現在文學理論解析圖，我跟你說，日本書我自己整理出來給他，我這個概念是，早在我的女兒讀藝術學，她高中生一早上藝術學院，第一堂課就限即席創作，神經錯亂了老師，為什麼這樣，很簡單，我們那時候叫出國的時候，一開始是寫即席創作，所以他只會這個，那一個大一的學生教即席創作，神經錯亂啊。所以現在台灣更慘，更亂的狀況，你們這教授要升級喔，那個制度把你們砍得死死的就是那樣。

楊 翠：對啊！

李 喬：不如讓你說，我給學校，我給教育部我真的學術的研究一個題型，然後或者你來做，他會考察你的進度。現在不是，現在運用到自然科學的論文生產的方式放在人文科學。

楊 翠：對，而且還有什麼五年內，五年後就已經不計算了，那這對於人類那種所謂的，他就是沒有一種遺產或者是說累積這樣的概念，就是超過五年就不算業績。

李 喬：我兒子那個學院學了四年，讀了一年之後要走路啊，最近通過在教育部申請的一個專任研究通過了。

楊 翠：嗯嗯！

李 喬：你可以嚴格審查，你是專家，是全世界的專家，那只有放心的讓你做研究，但那個學校，你教育部有一個專題小組，對付你，就是他也是專家來看這個專家，當這個專家覺得沒有那個小組還強的話沒有話講，這個學者真正的學術造成，那他設計要你寫那個論文，要幾篇以上，要幾個字。

楊 翠：哈哈！其實量化的統計，然後有的是算累積，像我們這種，我是研究很慢很慢的人。

李 喬：我感覺學會以前你就讀了很多，你就雜……

楊 翠：我也是亂七八糟讀，哈哈，我是亂讀。因為貽君是亂讀的，我就跟著他亂讀。對，他有哲學、社會學、文學，啊我也有歷史，所以我們家都亂讀，哈哈！

李 喬：我最後一本小說有一個年輕小鬼，很厲害的小鬼，寫一篇文章給我，我剛剛好放在我最後一本小說裡面，寫說李喬的雜學，他以雜學來形容我，我怎麼樣進入文學，文學困不住我，我就讓人混雜的東西讓他自由奔放。

楊 翠：老師你現在要出版的這部小說嗎？你說雜文還是小說，現在要出版的這個？

李 喬：這叫「情世界回到未來」。

楊 翠：OK，那它是小說還是雜學？

李 喬：我在書裡面有提到一個哲學文，你現在找，他們提到了我都觸及到，他們沒有提到，我不反對同性戀，我不反對純婚，我不反對你這輩子亂搞，我都不反對，但有一點我反對，反對什麼？當一個生命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以前，就給他註定沒有爸爸、沒有媽媽。什麼意思？你將來生的孩子要登記啊，有一個叫父啊，你兩個同性戀，一個父是公的，那母的勒？一個父是母的，公也是母的，他沒有辦法，一個生命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以前，你就切斷他，這個是自然演化無性生殖到有性生殖，同性生殖到異性生殖，這個演化是這樣來的。所以當你要生後代的時候，你要一公一母的結合，現在兩個母的我想要一個孩子，第三個借精，借精本身沒有問題，現在生出來以後彼此的關係怎麼釐定，規矩是人定的啊！你不能寫父父兩個父，兩個母，一公一母，所以這部分我不能接受。這本書是我寫情世界，我對這個 sex 世界重新詮釋，我重新詮釋這東西，而且你像我用中文不敢開口，我的理解重新詮釋，從前我們自己由情到愛，現在我回過來，性本身就能夠把他提到一個神聖的境界，呵呵呵！

楊 翠：難怪你會被罵，哈哈！